

四名中国人报名！百年前的真相披露



3人？4人！

根据传统观点,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运动员,是参加了1932年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男子短跑比赛的刘长春。然而,查询国家体育总局官网资料发现,有关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介绍,出现了一段文字:“中国有3名网球选手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但预赛时即被淘汰。尽管他们是在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后自行去参赛的,但这却是中国人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郑州大学体育系教授郭红卫说这段话并不准确。“首先是1924年戴维斯杯网球赛和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日期弄反了,其次1924年戴维斯杯网球赛的比赛地点在美国纽

“中国奥运第一人不是刘长春,而是报名1924年巴黎奥运网球的选手?”3年前,郑州大学体育系教授郭红卫被网络上一条话题讨论所吸引,出于兴趣,他希望找寻1924年中国选手报名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真相,为此开启了持续近两年的研究。100年前的那场国际体育盛会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怎样的交集?当时报名的4名中国人是谁?他们最终是否出现在赛场?

约,而不是澳大利亚。”

郭红卫在一份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报告看到了这一届奥运会的网球比赛选手名单、签表和比赛成绩。他发现,当年报名1924年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的中国选手,并非3人,而是4人。官方报告第380页的男单选手名单和第388页的男双选手名单中有4位中国选手的姓名。经过他的研究,报名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分别为邱飞海(H.-H. KHOO)、吴仕章(W.-U. SZE-CHEUNG)、吴仕光(N.-G. SZEKWONG)以及韦荣洛(Rongluo Wei)。他们都是留学生,并且都是那个时代较有名气的网球选手,并曾代表中国出赛。

他们是谁?

邱飞海是20世纪20至30

年代的著名网球选手。他是马来西亚华侨,出生于槟城,并在那里长大,十几岁就开始练习网球。1936年7月,邱飞海因病不幸去世。

吴仕章和吴仕光是香港人,为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吴仕光为兄,吴仕章为弟。据悉,吴仕光是20世纪香港著名体育家,曾担任香港华人体育协进会主席。作为网球选手,吴仕光多次获得香港冠军,并曾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网球比赛。

韦荣洛于1892年出生于香港,是近代香港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韦宝珊之子。1912至1916年,韦荣洛在香港大学读书,后赴美英两国留学,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等世界名校深造。

据悉,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韦荣洛就成为香港知名的网球选手。1915年,他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首届远东运动会。1920年,韦荣洛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期间参加了温网男单比赛,首轮获胜,次轮失利——这很可能是中国人首次参加温网。1921和1923年,他两次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1924年,他作为队长,和其他两位选手组成了中国网球队,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戴维斯杯网球赛美洲区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参加戴维斯杯。1935年9月21日,韦荣洛在参加一场晚宴之后,不幸在纽约哈德逊河落水身亡。

这4名报名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当年是否出现在奥运赛场?郭红卫的研究认为,他们4人最终并未赴会。根据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报告,男单选手名单和男双选手名单中,进入轮次顺序以及秩序表均显示,这4位选手并未参加比赛。

(摘自《南方都市报》)

1937年动物大军的另类“西迁”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派遣三路人马到内地考察校址。三路人马考察汇报后,考虑到从南京到重庆的水陆直通便利,另外迁校要有长久规划,罗家伦决定将内迁校址定在四川重庆。

动物大军决定西迁

9月23日,教育部批准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计划。除了普通的教学物资外,当时航空工程系的3架科研飞机也拆卸上船,还有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按照安排,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王西亭和同事们将畜牧场里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动物,也精选出一批送上轮船随队西迁。据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主任陈之长回忆,当时共装运了种牛20头,种猪20余头及各类种鸡、种鸭10只。

当时畜牧场的另外一名主管以及财务已经随大部队先行西迁了,王西亭留下善后,最后才走。11月份,已有大量难民涌入南京,枪声也终日不断。在南京下关码头,人潮涌动,船票极为紧俏。

1937年12月5日11时10分,日军再次空袭南京,炸死杀伤数十位南京平民。就在这一天,民生公司的轮船将运送中

央大学的最后一批西迁队伍。

12月10日,王西亭带着16人的队伍,一群家禽畜沿着浦镇至合肥的公路开始西迁前行。一本地图册、身背一把双管猎枪,手推一辆自行车,这是王西亭随身携带的家当。“一行人,用棍子赶着牛马猪羊,再加上驮着的家禽,队伍有四百多米长。”王德说。

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在路上行进的速度很慢,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饮食问题,王西亭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向沿途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

这支动物大军于1938年春节前赶到了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暂时相对安全的安徽六安地区叶家集。镇上刚好有个邮局,困境中的王西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向校长罗家伦汇报。农学院畜牧场17个人已经带着所有牲畜离开南京,正往重庆方向行进。但给养费用确

实困难,希望学校尽快汇些经费救急。罗家伦当时立即安排财务人员汇钱至叶家集邮局。

西迁义举感动卢作孚

从叶家集休整后,动物大军继续上路。西迁队伍,进入河南境内后,沿着商城、光山一线往信阳方向行进。寒流侵袭,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畜禽染疾病病,不少小动物都被冻死了。在信阳,王西亭通过电报再次和学校取得联系。按照王西亭原有规划,将这批动物带到信阳后,从信阳乘火车南下到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去重庆。学校立即回电:日军逼近武汉,军情已经吃紧,千万不能再去武汉。

王西亭只能带着西迁队伍穿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穿越湖北中部。11月上旬,动物大军到达湖北宜昌。此时的宜昌正在进行抗战史上的重要事件“大撤退”。这里比南京撤退时还要一票难求。

宜昌大撤退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船公司。

王西亭一共去找了卢作孚3次,把这些珍贵牲畜如何从中央大学带出来,一路艰辛西迁的过程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故事终于打动了卢作孚。几天后,卢作孚在战时运输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安排抽调几条船来运送家禽家畜。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西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这是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的一段记载,这段话写的正是王西亭带领的西迁动物大军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后的情景。

(据封面新闻 王国平/文)



对台形成合围之势

东部战区发布“联合利剑-2024A”演习区域示意图。演习区域被清晰地标注在台岛周边,一目了然,对台形成了合围之势。从(右边)这张图可以清晰看出,此次演习中,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北部、南部、东部三个方向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打击演练,表明解放军可以从多个方向对台湾的港口、机场等重要目标进行威慑和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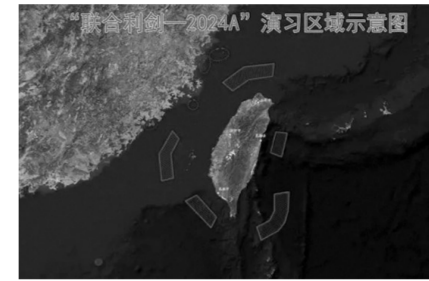
“首先,在台湾岛北部进行演练,不仅是对‘台独’首恶进行威慑,而且是对民进党当局的敲打。其次,解放军在台湾岛南部进行演练,则是要从政治上痛击‘台独’势力,经济上对台湾岛进行封锁,军事上将台军封控在南部港口内。第三,解放军在台岛东部划定的演习区域,这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就是为了阻断三条线: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阻断外部势力向‘台独’提供援助的支援线。”国防大学教授张弛解读说。

军事科学院童真研究员认为解放军已具备对台岛全方位、无死角打击能力,形成全方位遏控态势。

不仅如此,此次演训行动体现出“毁、困、阻”一体设计的特点。“毁”就是要毁瘫“台独”的支撑,依托我方强大的侦察预警、信息支援体系模拟打击台重要军政目标;“困”就

解放军围台演习震慑“台独”

5月24日上午,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表示,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控能力。此次演习一个重点区域在台岛东部海空域,其重要考量就是拒止“台独”势力所谓的“外援团”。此次演习中解放军参演兵力直插台当局所谓的“防御空间”,距离越来越近,距离台湾本岛海岸线仅一步之遥,挤压的深度超过以往。



是瞄准“台独”势力的老巢,特别是把台海军牢牢困在南部军港内;“阻”就是要阻断外部输血管,我方各参演力量在台岛花莲海外航线附近海空域展开模拟打击,展示夺权、控岛能力。通过这样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整体设计,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有力的震慑,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进行严重警告。

东部战区还发布组合海报《越海杀器》。海报使用装备特写画面,6款装备均为解放军目前主战装备中的“王牌明星”:被军迷昵称为“踹门神器”的歼-20、“炸弹卡车”歼-16、“中华神盾”052D型驱逐舰、“登陆猛将”071型船坞登陆舰、“东风快递”东风-16导弹、“量大管饱”远程箱式火箭炮。

精打“台独”要害

5月24日,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位台岛以东海空域,开展舰机协同、对海突击、对陆打击等科目训练,检验战区部队多域协同、联合打击等实战能力。从当天上午演习现场视频可以发现,“模拟打击”可谓是重头戏。视频显示,“在台岛周边海域,舰艇编队采取高速机动、隐蔽接敌方式,在

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对海上目标进行模拟打击。多批多架歼击机挂载实弹快速飞抵目标空域,数架轰炸机在歼击机编队的掩护下前出岛链,在台东外海建立多个打击阵位,协同海军舰船编队、机动岸导火力单元等,对重要目标实施模拟打击”。

5月24日,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以及远程箱式火箭炮进行模拟联合打击有三个看点:首先是以岸制岛、强力突击,以远程箱式火箭炮对“台独”的支撑体系实施火力打击,发挥我以陆制海、以岸制岛的优势。其次,集中火力、聚集优势,在陆、海、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联合发力,从多个方向对“台独”的重要目标和一些要点、要域进行联合施压和打击。第三,广域布势、机动闪击。解放军的海上和空中的兵力从远海到近海一体布设,从沿海到内陆纵深部署,构筑起一个强大的火力网,最终可以达到“解放军想打哪里,‘台独’分子在哪里,‘火力套餐’就送到哪里”。

此次演习中,解放军在夺取战场控制权中展示了三种能力:首先是精打“台独”要害的能力,东部战区依托强大的体系资源,包括侦察预警、信息资源等一系列要素,组织海空兵力对“台独”的政治中心进行了模拟打击,是对赖清德搞“新两国论”的一个强力回应;其次,展示了解放军破击台军体系的能力,演习

中,东部战区演练了模拟联合打击“台独”的重要目标,包括港口等,有力震慑了“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的幻想;第三,控制战场主导权的能力,此次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以及一些新制新域的作战力量一体联合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展现了解放军体系具有联合制胜的强大能力。

断“台独”后路

此次演习的一个重点演习区域在台岛东部海空域。在该方向进行演练主要有两方面考虑:首先是阻断“台独输血管”。东部战区在台岛东部附近海空域开展了模拟打击,机动巡查等一系列演练,展示了解放军联合夺权,并且占控主要通道的能力,也传递了解放军可以从多个方向对台湾岛的港口机场等重要目标进行威慑和打击的明确信号。

“另一个因素就是要拒止‘台独’势力所谓的‘外援团’。”张弛说,长期以来台岛以东一直被“台独”势力视为庇护所,因此在演习中东部战区出动以海空力量为主的联合编队,在台岛以东的海空域开展了一系列演练,表明解放军已具备了全方位、全方向的打击能力,“台岛的东部再也不存在所谓的防打击死角,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依托台岛东部进行战力保存,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摘自《环球时报》5.25)

中国机器狗火到海外

在近日中国和柬埔寨举行的“金龙-2024”联合演习中,首次参演的中国机器狗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其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疯传,美国媒体也承认在该领域“中国又领先美国一步”。

据介绍,参加“金龙-2024”的兵力包括柬方1315人,中方760人。陆上演习课目包括围绕城镇街区解救人员,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车、情报设备、排爆设备和化学品输送设备等。美国《防务邮报》称,

解放军在这次演习中展示了武装机器狗。它本质上是背上安装有自动步枪的遥控四脚机器人。解放军士兵现场还向记者展示了这种机器狗的各种行动能力。美国世界新闻网5月25日称,这是解放军首次公开展示其列装的机器狗。它们分为两类,一种是侦察机器狗。另一种是战斗机器狗,主要是对房屋内的目标进行搜索和打击,身上携带一把自动步枪也能在士兵的控制下快速前进,灵活调整枪口的方向,展示了强

大的巷战能力。据演习视频,小型侦察机器狗能适应多种环境进行情报收集,动作敏捷,为后方实时发送高清影像与热成像数据,极大提升了战场透明度和指挥决策的精确性;人工智能(AI)设计使它们能自主绕过障碍,选择最优侦察路径,确保任务高效完成。报道称,战斗机器狗不仅肩负侦察使命,还能携带多样武器直接参战,成为移动的火力点;在巷战场景下,它



们能从隐蔽处发起突袭,减少人员暴露风险。这些机器狗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可以执行爬楼梯、后空翻等灵活动作,也可以穿越垃圾堆或热带雨林等具有挑战性的地形,并具备在承载20公斤重物的情况下持续运行4小时的能力。

(综合央视讯、环球网)